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 第十回 兩兄妹山寨安身 各英雄桃園敘義

卻說陳飛熊兄妹二人，出了皇城，無處可飯，又恐奸臣命捉拿趕，媚顏說道：「不若去到湖南，見了舅舅，再行酌議。」飛熊聞言點頭稱是，遂望湖南而去。不意來至山東青州府地界，見前面一座高山，擁出數十嘍囉，為首一賊，高聲說：「要過此山，快快放下買路錢，如若遲延，打折腳骨。」飛熊笑道：「你是那山來的，快快說明，待我好把買路錢納上。」那人答道：「認不得聚龍山頭目半天飛鐵鉤麼？」飛熊說：「既如此，某腳下有黃金兩錠，你們只管來取。」鐵鉤誤信為真，向前去取，卻被飛熊掀翻在地，用腳踏住。眾嘍囉飛跑回山。鐵鉤高聲說道：「有眼不識泰山，伏乞英雄饒命。」

飛熊喝道：「我不殺你，你速速回山報知，叫你大王下山，與我見個高下，饒你去罷。」鐵鉤遂扒起身來，走到山中，早驚動大王萬人敵，與妹秀春出來，問及何事？頭目稟道：「小人把守路口，見有二位少年，一男一女，小人要他買路錢，不料被少年打倒在地，他饒小人不殺，要我回山報知大王，下山與他較個高低，特此報知，請令定奪。」萬人敵聞報，即時披掛，手執鋼刀，炮響三聲，趕下山來。秀春恐防有失，亦披掛上馬，手持寶劍下山相助。

再說飛熊二人正走之際，忽聽後面炮響，見有人馬趕來，遂把銀槍按定，預備廝殺。萬人敵趕上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敢請我見較高低，快留下名來受死。」飛熊厲聲答曰：「既有本事只管殺來；何用留名。」萬人敵大怒，手執鋼刀，照面劈去。飛熊用槍架住，殺有十餘個回合，不分勝負。飛熊遂賣個破綻，用下馬槍，把人敵金盔挑去。人敵回馬而走，飛熊追來，正遇秀春趕到，上前助戰；媚顏亦輪起雙鞭前來對敵。人敵見飛熊趕近，拔箭射去，飛熊閃過，用槍刺去，正中人敵坐騎，把萬人敵倒翻在地。飛熊遂上前扶起道：「小弟得罪，幸勿見怪。」萬人敵見他如此，亦上前施禮，並謝不殺之恩。遂同上前，把一對女英雄喝住，萬人敵開言說道：「敢問仁兄高姓大名，因何到此，請道其詳？」飛熊遂將前後事情對他直說。人敵聽罷，隨說道：「原來是位公子，某家失敬了，未知公子今欲何往？」飛熊答曰：「吾欲往湖南母舅葉長春衙署躲避。」萬人敵道：「公子既大鬧宮闈，擅刺大臣，劉瑾定繪影圖形，緝拿公子，你到令母舅處，但恐衙門耳目眾多，一時疏漏，如之奈何？」飛熊曰：「事到其間，只由天命而已。」萬人敵道：「我有一言，未知合尊意否？」飛熊曰：「大王有話，只管請講。」萬人敵曰：「公子英雄，不勝拜服，欲結生死之交，就在寒山，招兵買馬，待至奸黨作動，然後起兵，為父報仇，未知公子意下如何？」飛熊道：「大王過愛，幸喜之至，惟是綠林寄跡，吾不忍為，但求尊姓威名，存於五內，或圖後日拜訪便是。」人敵曰：「公子之言差矣！想我兄妹二人，本非綠林，只緣先父在朝，被奸臣誣害，遂至反上高山，實圖招納四方豪傑，除害伸冤，今公子乃同類中人，正欲合力誅奸，得報復父仇，以泄宿忿，故敢高扳耳！」飛熊見他亦是忠臣之後，真乃同病相憐，即便依從所說。人敵遂將兄妹二人姓名上告，即喚嘍囉引路回山，來至分金亭上，四人坐下，人敵問公子貴庚多少？飛熊曰：「弟已虛度韶光二十矣！」人敵笑曰：「真乃年少英雄，吾愧長四度春秋，樗櫟庸材，毫無尺寸之用。」即命人排開香桌，二人秉燭焚香，向天下拜，聯盟手足之情，誓同莫逆之好，拜罷回身就坐。秀春與媚顏上前相見，秀春笑道：「我亦欲與小姐結為姊妹，未知二位兄台與小姐肯容納否？」媚顏笑曰：「今蒙垂憐，得以四時隨伴，不勝厚幸之至！若雲拜盟姊妹，誠恐高扳不起。」人敵即忙答曰：「小姐不必過謙！」於是二人同叩神靈，排論年庚，秀春長一歲，媚顏遂以賢姐相呼，拜罷起來。人敵傳令各寨嘍囉到來參見，即使當堂吩咐，自後山中大小事情，二位公子有令，即照施行。眾嘍囉領命「飛熊遂把聚龍山改作聚豪山，分金亭作為集賢亭，吩咐眾嘍囉不許下山劫劫客商，就在山上種值禾稻；又命人到各處打聽朝中事情，按下不題。

卻說江南省東平州有一豪傑，姓周名勇，父親周永時，因在盛京貿易，遂把家眷搬往盛京豐潤縣居住，不幸於正德二年，伊父身故，母子孤苦零了，並無戚友周恤。周勇只是登山採樵度日，但得餘閒，習練弓馬，奮志勤苦，於是練得十八般武藝，件件皆能。是年伊母染恙辭世，周勇此際十分淒楚，手中又毫無錢，只得把家具帶往長街，賣些銀子，以作棺費之需。就在母親屍旁，痛哭一番，含淚出門，竟往長街而去。

且說盛京豐潤縣有一漢子，姓金名奪鰲，父母俱喪，娶妻王氏，家道貧寒，牧牛為業，夫妻二人，十分雅愛，至於武藝件件皆精。是日奪鰲正在靄靄嶺下牧牛，望見一人慌慌忙忙，在嶺前走過，身上墜下一物，奪鰲遂上前拾看，乃是一包銀子，約有三兩之多，暗想道：「我看此人行動如飛，必有緊急事情，此銀未知怎樣得來，不若我等他來尋，送還於他。」

再說周勇往長街賣了什物，得銀三兩五錢，放在懷中，發腳回家，不意飯到家內，手探懷中去取銀子，誰想已經失了？嚇得面如土色，登時氣倒在地，過了半刻，漸漸甦醒，起來大哭一場。於是滿面淚痕，悲悲啼啼，仍從舊路尋覓，行至靄靄嶺下路旁，兩邊仔細觀瞻。奪鰲見他如此，向前問道：「足下失了什麼東西，這等淒涼尋覓？」周勇答道：「仁兄有所不知，只為命展不辰，椿萱早謝，去年失怙，今年失恃，借貸無門，按押無物，無奈把家私什物，挑往門街去賣，共得銀子三兩五錢，放在懷中，急速飯家，不意失去，束手無策，勢迫四處找尋，並無蹤影。」奪鰲便道：「賢兄不必悲哀，此銀是小弟拾了，既是賢兄如此急用，小弟即便奉還。」說罷，登時取出交還。周勇不勝感激！便問兄台高姓大名，望祈示知，容日銜結。奪鰲答曰：「小小事情，何足掛齒，小弟姓金賤名奪鰲，乃本處人氏，敢問足下尊姓大名，住居何地？」周勇告以姓名，乃曰：「仁兄如此仗義，僕誠粉身不足以報，異日倘有寸進，再來叩謝。」奪鰲見他忠孝，又素問其名；有意相交，便道：「既是伯母仙游，小弟明日來弔。」周勇曰：「足領仁兄盛情，不敢勞駕賜弔。」語畢拜別，即往市上買備棺木衣會飯家，殯殮母親。不料翌日奪鰲果來弔慰，周勇愈加感激。安葬事畢，周勇過探奪鰲，說道：「前蒙仁兄仗義，永世難忘，竊欲與足下結為刎頸之交，未知尊意合否？」奪鰲聞言不勝歡喜。於是排起年庚，奪鰲為兄，周勇為弟，對天叩謝。周勇曰：「某與金兄聯盟，結為手足，不是朋比作姦，附同黨惡，彼此樂義，不以橫逆為心，異日奮步天衢，共作朝廷棟柱，同享榮華；如有欺瞞，神明鑒察。」

拜罷起來，周勇又要拜謁王氏嫂嫂，王氏不領其拜，但領其情而已。自此金週二人往來甚密，不分你我，時或互說武藝，評論英雄，甚屬同心共志，欲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